

甜盈盈的葡萄

干燥的秋天到了，有时想起吃点水果，葡萄就闪出身影来。葡萄不是西瓜或者桃子那样大中型的水果，现代人的胃已变小了，很多时候只需要有食物意思一下就可以。分量的水果，比如夏天的西瓜，吃起来过瘾，但到了秋天，基本上就少吃了。水蜜桃自然水分足糖分好，但是现在不知道江苏阳山水蜜桃和四川水蜜桃咋培养的，个个体大，要完整吃掉一个需要鼓足很大勇气。相比之下，葡萄品种多，大小合适，水分包容在果肉里，吃起来像在小口喝饮料，不腻不浪费。于是，秋天选择水果时，选择葡萄还是非常明智的。

等待葡萄成熟是一件难耐的事情。春天葡萄藤半天都不出来，一些兴高采烈的绿树红花都开谢了，它还是光棍一条，仿佛树是死的。等春天都快结束了，葡萄树才开始生长。葡萄树是藤蔓植物，喜欢靠着别的植物或者柱子才有感觉，生长得更快更好。喜欢种葡萄的人，一辈子离不开葡萄。在院落或者地上架起空白有间的廊道，好让风和光通过，而这是葡萄树的最爱。葡萄树和其他藤蔓植物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，它的树叶顶端有触手，青嫩却非常有力量。它没有眼睛，但不妨碍看清一切，却不知不觉就会沿着廊条、竹枝条或者木条，伸向远端。一旦占满上方，好像就看见了悬崖，不再生长。葡萄叶从枝条上萌发出来，小手一般在风中晃荡。葡萄花都没有怎么注意，就被蜜蜂踩了好多遍。葡萄分泌了什么引诱剂，我也不清楚。等我抬头看见一小串米粒般的葡萄挂出来时，我还在浩叹何时才能见到葡萄。

葡萄是不是土生土长，我不确定，总感觉它是外来的。我又不甘心，去网上查了查，有意思的回答是：不是外来种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地中海过来的。这种矛盾的说法有历史原因。先秦时期《诗经》《周礼》提到的“葛藟”，被认为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葡萄的证据，其实，那是一种野葡萄，与后来人类驯化的葡萄，并不相同。葡萄的名称，最早见于西汉，为“蒲陶”，后来又有“蒲桃”“蒲萄”“葡萄”等写法——语言学家，从其发音解读为古波斯语的音译，也有学者考证来自古希腊语。就我的体会，小时在山上玩时，见过好多种野葡萄，说明葡萄是国产的也有道理。至于现代的葡萄，来自 Vitis vinifera——葡萄的故里，应该在地中海沿岸——中国人熟悉的葡萄往事，跟汉武帝时期时的开拓有关。不过，葡萄从西向东的旅行，早在古埃及、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，好像不矛盾。

说起葡萄种子资源，大家还不相信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葡萄种子库，它在江苏省。前些年，南京市的好友老方欣喜地给我打电话，说两件事。一是要和我们杂志合作在江苏搞一个全国葡萄征文活动，另外一件是问我有没有兴趣在老家铜陵合作开发一个葡萄园。我喜欢葡萄，但无力去搞葡萄园。江苏那个葡萄种质园种类虽然多，但经济效益一般，无力承担大型的合作活动，这事后来没有做成。

葡萄却继续在中国大地上健康生长着。也许是健康管理需要，喝葡萄酒的人多了起来。那些年，喜欢生产葡萄酒的企业一下子冒出来特别多。北京、张家口有沙地，一直适合种葡萄，中粮集团就把那里发展成基地，生产了长城牌京味葡萄酒。在宁夏、新疆、甘肃，由于光照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植葡萄，葡萄庄园遍地都是，宁夏生产的葡萄酒号称质量赶超法国。我这儿还有甘肃的故事，我老丈人的侄儿在葡萄酒厂工作，奖金就按箱发葡萄酒，喝不完，于是每年都寄给他尝尝，我跟着沾点小光。我其实不怎么喝酒，因为血压高，为此没少挨朋友批评，但是收到远方寄过来的葡萄酒，稍稍尝了几口，感觉还不错。这些年来，他寄过来的葡萄酒包装在变，酒味在提升，本来以为他那个酒厂挺不了多久，没想到越活越滋润。

中国自然资源作协的老胡和吐鲁番日报的编辑熟悉，约我们多写写吐鲁番的生态诗歌，我想写什么呢？我十多年前去过吐鲁番，去过它的葡萄沟，烈日之下，陡然来到葡萄廊下，硕大的青色葡萄串就垂在头顶，凉风一下子扑面而来，吃上新鲜的葡萄，咬上大粒的葡萄干，喝几口葡萄美酒，那感觉真的赛神仙。于是，我们呼啦啦为新疆葡萄写了好几十首诗，反响挺好。对方年年邀请我们去写，我无法拒绝他们的热情，但实在不想重复自己。面对葡萄，我有点犯难。

葡萄可不顾我的表情和感受，它们继续优美地在中国古诗词里生长着，还在现实生活中，帮助各地的人们美了生态，鼓了腰包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信笔扬尘

惹 祸

高安侠

妈妈又去祁连山深处挖药，一走就是好几天，挖药材是一项重要的家庭补贴来源，我们上学用的本子、铅笔都靠挖药挣来的钱买。祁连山里的当归、党参还有雪莲都是珍贵药材，尤其是雪莲，据说能治疗女人生不育的毛病，有个妇女多年没生下一男半女，就用青稞酒泡了一朵雪莲，每天抿一口，期待奇迹发生。

可是，雪莲毕竟是稀罕之物，妈妈从来没有挖回来过，每次背回来的多是一麻包当归、党参之类药材，虽然便宜，但也可以卖几个零用钱。

俗话说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”，只要大人不在家，姐姐和哥哥别提多开心了，此时，家就是他们的自由王国，每天家里聚着一屋子的小伙伴们，花生壳、瓜子皮满地都是，抓羊拐，翻绞绞，打扑克，嘻嘻哈哈，不亦乐乎，玩腻了之后，大家又在寻思新花样。

麻雀也喜欢聚会，它们三三三两两挤在电线上，好像有永远开不完的会，商议不完的事，有时候叽叽喳喳同时开口，有时一语不发同时沉默。

有人灵机一动，说打麻雀可以烧着吃，大家立刻赞成，可是没有弹弓，哥哥拍着胸脯说自己会做。

于是，家里成了他的作坊，地上狼藉一

片，堆满粗粗细细的树枝，找一个合适的树杈做弹弓的手柄虽不能说万里挑一，也是非常难寻，他用烧得通红的铁条给树杈两端扎眼儿，冒出呛人的焦糊味道，弹弓的关键部位是牛皮条，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，也许是从吴木匠那里偷来的。

终于做好了一只弹弓，带着得意的笑，他手持弹弓，闭眼瞄准。

一只碟子像盛开的白莲，花瓣绽放，响声清脆。眼前的祸事让所有人惊呆了，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脱靶了。

这只白瓷碟子是贵重的财产，何况还是景德镇的细瓷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景德镇的大名，姐姐从知青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，知道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，平日洗碗的时候，爱拿着那只碟子照太阳，果然薄得透光。

可它为什么在案板上呢？刚才盛了瓜子花生，瓜子花生是过年才能吃的，怕我们偷吃，妈妈特意吊在高高的房梁上，它是怎么被取下来的呢？哥哥架在小伙伴肩上取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妈妈回来追问，顺藤摸瓜，就会知道他俩在家里无法无天的真相。

鸡毛掸子肯定不行了，说不定是笤帚疙瘩，或者还有更可怕的……大人们打娃娃花样百出，任何家什都用得行云流水，虎虎生威，最顺手的当属笤帚疙瘩，就像武侠电影



夕陽暮色
湯青攝

◇人间小景

高考是一次庄严的潮汐

安小花

强颜欢笑对他说：“妈妈相信你，一定能赶上去。”转而我躲进卫生间，对着镜子咬牙切齿暗骂：“屁大个东西谈恋爱，将来考不上大学，有你哭的时候。”水流的哗哗声，将我的愤怒冲进下水道。

我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脱落，每个夜晚都仿佛是在泥沼中艰难跋涉。无计可施，一败涂地，心如死灰，走投无路……这些词汇都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。

我想，这样下去我会抑郁或者崩溃。于是我开导自己，所有的父母都盼着自己孩子站在金字塔尖，可这世上终究还是普通人多。班主任不也常说，他除了成绩差些，确实是个明亮温暖的孩子。我之所以愤怒、焦虑，说到底是无法接受他的平庸，或许还有几分羞于齿齿的虚荣。这样想来，心里竟稍稍轻松了些。

二模成绩出来那天，他把自己关在卧室整整一下午。我推门而入时，发现他把脸埋在枕头里抽噎。“是不是太累了？”我撩开他额前潮湿的碎发。“我真的努力了……”他抬起头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“公式明明都背会了，可一看到题目脑子里就全成了乱码。”“凡事只要尽力就好。”我安慰他。“可我怕……”他喉头突然哽住。“怕被人嘲笑？”我问。他摇头：“我才不在乎别人看法。”“那是怕……”我话音未落，他忽然把整张脸埋进枕头里，闷声说：“我怕让你们失望。”他突然失声痛哭。这个向来把情绪藏得严实的孩子，十八年来第一次在我面前情绪崩溃。我恍然惊觉，这些年他始终在背着我们的期待艰难跋涉。他把喜欢的魔方，爱好的围棋，通通锁进抽屉，努力想要活成我们期望的样子。我喉头泛起酸涩，哽咽着说：“儿子，优秀不单是用分数来衡量的，在爸妈心里你永远是最棒的。”我把手放在他颤抖的肩膀上，泪水决堤般冲出眼眶。

那晚，我坐在书桌前，盯着墙上他获得的助人为乐奖状，心中垒起的执念逐渐落地。或许留在小城做个安稳度日的普通人，

比在大城市疲于奔命，却依旧连一间厕所都买不起，更接近幸福。这样想来，竟觉得情况也没那么糟糕。

我轻轻摊开信纸，望着对面建筑工地闪着的微光，提起了笔：

亲爱的孩子，你看那些被反复锻打的钢筋，都要经过千百次淬炼，才能撑起一座高楼。那些天不亮起来背单词的身影，月考后躲在卫生间抹眼泪的模样，还有此刻咬着笔头和数学题死磕的样子，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闪光。你现在做的每一道题，都不仅是为了一张成绩单，而是在锻造你骨子里的韧性。就像小时候你用螺丝刀拧坏的门锁，拆开后无法还原的四驱车，当时被妈妈认为是搞破坏，可如今回望才明白，那是你在探索世界时的勇敢试错。

这些年你把所有情绪都隐藏起来，可妈妈想告诉你，真正坚韧的生命都有柔软的褶皱，是刚柔并济，能屈能伸。因此，你无需把懂事变成捆绑情绪的绷带，也不必去做竞技场里最完美的角斗士。在那些照顾生病的妈妈，平衡学业与兴趣的年月里，你早已淬炼出超越分数的韧性。

孩子，高考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朵浪花。你不是走向战场，而是即将完成一次庄严的潮汐。当高考落幕的瞬间，真正的战利品早已不是分数，而是这一路与风浪搏击时练就的钢铁般的意志。就像《老人与海》中揭示的生存哲学——最珍贵的不是捕获多少鱼，而是八十四个昼夜搏击风浪的勇气。

孩子，请记住，就算全世界都在评估你的价值，在妈妈这里你永远无需证明什么。因为在我心中，你永远是最棒的。你的可能性远比答题卡上的选项更辽阔。

最后一个标点落下，我长长舒了口气，久违的轻松感从指尖漫向全身。这一刻我终于明白，养育的本质，不是塑造一个理想的作品，而是陪伴一个生命的绽放。教育的成功，也不在于他攀得多高，而在于他跌倒后仍有勇气站起来，继续昂首前行。

雨后，风透着些许微凉。恍惚间，天如新拭，圆月高悬。时光如矢，常引人驻足回望。每闻人言，已故的亲人并未真正远去，而是化作了天上闪烁如许的繁星，与人间遥遥相望。可是，我却更希望外婆可以住进月亮里，住在那个有着数千年故事和传奇的地方，与嫦娥对坐，共话人间往事。

记忆中的外婆，总免不了与月色相连。儿时，舅舅家的老屋仅矮矮一层，每逢炎夏，楼顶的平台便成为我们兄弟姊妹纳凉的好去处。日头阴沉，暑气蒸人，外婆总是第一时间挑来清凉的井水，一瓢一瓢地泼洒在炙热的水泥地上，滚烫的地面与水珠霎时碰撞，泛起微微热气。待晚风吹干，外婆便在那里铺上几床泛黄的凉席。月出之时，我们便前拥后簇地赶来，惬意地躺在凉席上。吹着悠悠的晚风，两只手微微地枕在头下，看着黑暗中的萤火虫忽明忽灭。身边的外婆，缓缓地摇着蒲扇，不经意一阵晚风，轻轻地吹起她的发丝，她早已备好了满腹的故事，或新或旧。仰面望月，耳入传说。那时候的我们，可以躺在那里看一晚的月亮，天真地想象着月中故事，对于外婆所言，深信不疑。

时光溜走，我们长大，为学业事业各奔东西。那个曾经陪伴了整个童年的平台亦随着时光渐渐老去，水泥地的裂缝里长出了野草，泛黄的凉席也早已不知所踪。而后，舅舅建起了新房，新房也有个宽大的平台，只是被铁皮瓦严严实实地盖住了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无法亲近月亮了。时常怀念，怀念躺在凉席上细数星星的夜晚，怀念那段热闹快乐的旧时光，旧时光里的人，旧时光里的故事。

老屋祠堂前，有一块空旷的平地，月圆之时，月的清光便会洒向这片充满了人情味、乡情味的土地。儿时最盼望过节，因为祠堂常向每家每户筹资，然后邀请外面的人进村子里来放电影。两根竹竿撑起白色的幕布，片子老旧，声音嘈杂，但是，于那时候的我们而言，却是视觉盛宴。家家老小蜂拥而至，早早到祠堂空地上抢占好的观影位置，观影的人们，时而开怀大笑，时而神情紧张。总爱跟着外婆的我，已记不清那时候的具体场景了，只记得人特别多，热闹的夜晚，也很长。外婆总是看得津津有味，调皮的我，早已抵挡不住袭来的困意，熟睡在了老人的怀里。电影散场，外婆总会背着我回家，月光下的外婆，真的很美。

月本是自然之物，外婆却悄悄地为她染上了满满的温情。从小到大，当我举头望着那轮明月时，除了沉醉于它的清辉，也时常想起那个在灶台忙碌的身影、在田间劳作的身姿、在照顾儿孙时弯下的脊背，为了家庭付出了一生的外婆，如今想来，都化作了月光般的温柔缱绻。

每当我抬头望月，总会想起外婆背着我走过的那些寻常日子。总觉得月的清辉里，藏着外婆朴实的笑意。常常突然想念，想念有她在的日子，亦常常突然怀念，怀念有她的月下时光。总希望时光可以倒流，让我重新做回那个有外婆的孩子。

今又见月，清辉如许。我站在阳台上，任由月的光洁洒满脸庞，月的美好，像极了外婆轻抚我的额头时的温柔。秋的微凉更显得夜的静寂。忽地明白，外婆从未真正离开，有些告别，从来不是终点，无论月盈月亏，外婆一直出现在我望月时的思念里。这思念，早已随着月光悄悄长了根，如同月光，看似清冷，却饱含温暖；看似遥远，却又咫尺在心间。

